

宣教隨筆

宣教隨筆十四：文化的概念（二）

葉大銘

上期論到博厄斯(Boas)傳統對文化觀念與宣教學的影響，本文則論及後現代人類學帶來文化觀念的改變。

二· 後現代人類學的文化觀念

自 1960 年代以來有幾個觀念影響文化觀念的改變，就是後架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全球化。

1. 後架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m)

要明白後架構主義，先要明白架構主義(structuralism)。

架構主義說社會的架構好像語言一樣。瑞士語言學者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倡語言的意思不在乎世上事物或思想，而只在乎字句之間的分別，例如「門」的意思不在乎客觀存在的一個門，而是由門與窗或其他名詞的分別而定。因此字句的意思全在乎整個語言系統(架構)，與世界現實沒有關係¹。架構主義說社會的架構好像語言一樣，因此一個社會現象的意思全由這個現象與其他屬同一系統的現象的關聯而定。社會現象的意思就全由社會架構而定。

架構主義並沒有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並且相信借著語言可以準確表達真理。後架構主義接受架構主義對現象的理解，但否認語言可以準確表達真理，因此否認我們可以客觀的認識明白社會現象的意義。

後架構主義的代表思潮是兩位法國哲學家的思想：德里達（Derrida）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與福柯（Foucault）的人文科學考古學（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認為文本的意思是不斷開放，讀者的解讀不可能完全掌握意思，是未完成的、不確定的。在語言溝通上接收者不可以完全確定的明白傳送者的意圖意思。應用到社會現象和架構，就是說我們對自我和他人的認識必定是未完成的，因此社會知識是未完成的、不確定的²。

福柯的人文科學考古學將西方文明的演變分為幾個時期。在文藝復興時期，思念是類似世界事物。因為人類是抽象的、不類似任何東西，所以沒有研究人類的人類學出現。從十七世紀開始進入古典（classical）時期，思念不再是相似，而是從相同和不同的代表（representation）而來。既然有代表，則有思想（mind）的存在。思想找到的是外在世界，好像鏡子反映一樣。外在世界成為思想的物件，因此帶來自然科學的開始和發展。這些思念都是以人為出發點，只以外在世界為物件。但是人類學的物件是人，不是外在世界，而且人類學是對人類思想的反思，這也是一種代表，但是卻不代表外在世界，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古典時期也沒有人類學的出現。直到十八世紀後期的現代（modern）時期，思想不是單單代表外在事物，也可代表思念，人可以對人類反思，才有人類學的出現。從這考古學可以看到，「人」的觀念和思想都是人藉語言（代表性符號）造出來的，自我和他人（the other）的觀念也是同一樣藉語言被造出來，沒有客觀絕對的意義。既然這樣，有關自我和他人的人類學是沒有客觀準確的意義³。

總括來說，根據架構主義，意義不是從世界事物或思想而來，而是從架構而來。後架構主義說從架構也找不到準確意義，所以是沒有客觀準確的意義。在博厄斯傳統中自我和他人都有客觀的存在，可以作為客觀研究的對象。但是在後架構主義中自我和他人是超越的，沒有客觀絕對的意義，因此否定了自我能以獨立的身份來客觀的研究他人。自我和他人的客觀化（objectification）不再存在。

2. 後殖民主義

賽義德（Said）的《東方主義》一書是第一本應用後架構主義於西方文化歷史的書，並批判這傳統的民族中心性質。既然自我和他人的客觀化不再存在，西方是怎樣看自

己和他人呢？西方看自己為有理性、有規律、和平與守法，看東方為相反。並因處於強勢地位，西方長期以來以主宰、重構和話語權力壓迫的方式，使處於弱勢地位的東方接受這觀念⁴。這本書引起了不少後殖民主義的寫作。對人類學的影響是使我們看到因為偏見而客觀化他人和低貶他人的普遍現象，並且覺察到權力和知識是不可以分開的。

3. 後現代主義

法國學者利奧塔（Lyotard）的《後現代狀況》書中有一名句：「後現代是對元敘事（metanarrative）抱著不可置信的態度」⁵。這句話的意思是知識是分為不同的領域，就像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不同遊戲有不同的規則，玩一個遊戲時不可以用其他遊戲的規則。所以沒有一個理性的理論（元敘事）可以統一所有領域⁶。例如科學理論不能統一其他認知領域如宗教、人文、社會學等，每一領域都有自己驗證的方法。沒有統一性的理論，因此認知領域是分裂的，沒有合一性的，不是整合的。應用到人類學，就產生後現代人類學，帶來對博厄斯傳統很大衝擊。還未談到這方面前，我們還需要明白全球化的影響。

4. 全球化

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世界。全球化現象在以前人類歷史也發生過，但是從來沒有像今日的物質、人、形象和思想交流的這麼快速度。因此人類學者阿帕度賴（Appadurai）認為現今的社群不應再以地域來區別，而是以「流」（flow）來區別。「流」是由不同領域組成的世界，這些領域像水流一樣，可大可小的隨處流溢。這些領域包括錢財、人、科技、思想等。因為這些領域不斷和很快的改變，所以社群也不斷和很快的改變，不再有整合與有清晰界線的文化⁷。

5. 後現代人類學的文化觀念

有些人類學者因受後架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全球化的影響，提倡後現代人類學。1986年出版的《寫文化》（*Writing Culture*）是代表作，帶來美國人類學一個大衝擊。這書批判博厄斯傳統的客觀性、權威性和真實性，提出人類學像寫作一樣，符

合歷史、政治和制度背景，作主觀的闡釋。人類學帶來的知識（對他人的認識）、用的方法與帶來的產品（文章和書本）都是值得懷疑的⁸。

雖然真正的後現代人類學者人數並不多，但是對人類學卻有很大影響。現在人類學者普遍都接受後現代人類學的幾點論說。首先是我們沒有對他人的客觀知識，不再接受自我和他人的客觀化。因此在探討研究他人時，要採用反思方法（**reflexivity**），檢討自己的思維和方法等，修改結論，並在研究中寫出自己的反思。

其次是對文化的改觀。上期的宣教隨筆指出在博厄斯傳統裏，文化是整體合一，不是分裂的。文化是整合的，是互相關聯，形成一個型式。而且文化是有清晰的界線，與其他文化清楚分別出來。在後現代人類學的文化觀念中，文化是分裂不合一的，不整合沒有連貫性，沒有清晰界線的⁹。有一些人類學者甚至提倡廢用文化這名詞。儘管大部分的人類學者都不至於這極端，但是都很小心用這名詞，並且在一度程度上接納文化的分裂性、不整合性、與沒有清晰界線。

很明顯後現代人類學會帶來宣教學很大的衝擊，涉及對世界觀、處境化和宣教策略的看法。改變已經開始浮現出來，到將來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下期我會對將來的出路提出一些意見。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46 期，2016 年 10 月

(蒙作者惠文刊載，謹此致謝！)

¹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 Harris trans. (Chicago: Open Court, 1986).

²Derrida 的經典作品是：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D. B. Allison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Writing and Difference*, A. Bas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³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⁴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⁵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xxiv.

⁶很多基督徒以為這句話是否定任何大故事，包括聖經，所以反對後現代主義。這是誤解了利奧塔，因為利奧塔不是反對大故事，而是元敘事。其實利奧塔後現代主義對辯證基督教很有幫助。參考 James K. A.

Smith, A little story about metanarratives: Lyotard, religion, and postmodernism revisited, in *Christianity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Six Views*, ed. M. B. Penner (Grand Rapids: Baker, 2005), 123-140.

⁷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⁸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⁹Robert Brightman, Forget culture: Replacement, transcendence, reflexific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0.4 (1995): 509-546.